

山谷全集

別集

廿二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7781
冊數	36 (22)
函號	圖 119 1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黃先生別集卷之四

記

江陵府承天禪院塔記

成都府慈因忘報禪院經藏閣記

朋樂堂記

萍鄉縣寶積禪寺記

幽芳亭記

張仰吉綠陰堂記

律賦

位一天下之勤賦

春秋元氣正天端賦

策問三道

別集卷四

箋注

老子道可道一章注

杜詩箋

豫章黃先生別集卷第四

黃庭堅曾直

記

江陵府承天禪院塔記

紹聖二年余以史事得罪竄黔中道出江陵寓承天以補紉春
服時住持僧智珠方徹舊僧伽浮圖於地瓦木如山而囑余曰
成功之後願乞文記之余笑曰作記不難顧成功爲難耳後六
年余蒙恩東歸則七級浮圖巋然立於雲霄之上矣因問其緣
珠曰此雖出於衆力費以萬緡鳩工於丁丑而落成於壬午其
難者旣成功矣其不難者敢乞之余曰諾謹按承天禪院僧伽
浮圖作于高氏在荊州時旣壞而主者非其人枝撐以度歲月
有知進者住持十八年守舊而已智珠初問心法於清源竒道
者而自閩中來則佐知進主院事道俗欣欣皆曰起廢扶傾惟

此道人能之於是六年作而新之者過半知進歿衆歸珠而不釋此浮圖遂崇成耳僧伽本起於盱眙于今寶祠徧天下其道化乃溢於異域何哉豈釋氏所謂願力普及者乎儒者常論一佛寺之費蓋中民萬家之產寔生民穀帛之蠹雖余亦謂之然然自余省事以來觀天下財力屈竭之端國家無大軍旅勤民丁賦之政則蝗旱水溢或疾疫連數十州此蓋生人之共業盈虛有數非人力所能勝者邪然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常多王者之刑賞以治其外佛者之禍福以治其內則於世教豈小補哉而儒者嘗歆合而軋之是真何理哉因珠乞文記其化緣故併論其事智珠古田人有智略而無心與人無崖岸又不為翁翁然故久而人益信之買石者鄒永年篆額者黃乘作記者黃某立石者馮城

成都府慈因忠報禪院經藏閣記

元祐七年九月翰林學士范公百祿以中書侍郎與陳大政追榮其二世曾大父璩贈太子少保大父度贈大師父錯贈太尉其兆在成都東北近郊之五里例得即塋次築佛廟以極崇奉之意天子錫之名曰慈因忠報禪院所以休寧范氏之祖考而勸之以熙載之功中書之兄朝散郎百朋榮家之慶侈上之賜相其七田以基以堂伐山隨川阜其材木凡為屋二百楹一出於已不以累人又擇僧之有名行者繼隆主之隆以釋氏法度其徒為一姓子者今七人矣而慈元實協贊其經營元又度大藏為經閣在院西其土從三十五尺橫七十七尺為樓屋直三而曲四致飾甚嚴所藏經五千四十八卷勸請士大夫四百餘家皆號稱能書乃昇之書其費皆出於范氏森走所嚮積以日

月記於崇成皆出慈元凡此莊嚴之功朝散不愛其財慈元不
愛其力故能速成而盡美成都雖大府閭閱相望而用執政尊
顯其先隴以恩得佛寺度僧以守之唯范氏故士大夫家皆欽
羨之閣成朝散屬元來乞文以記之余惟中書君輔政未久而
指館於河中遂葬於河南諸子亦不能歸而朝散公年餘八十
能不憚於崇奉可謂知本矣元以掃洒之勞得度身任其事可
謂不忘本矣經閣之壯麗施書之名題字畫之工拙來觀者當
自得之故不書書經藏之所以成與此院之因起使廢興之際
有考焉蓋范氏之志也 石有不刻

朋樂堂記

涪陵蘭大節持正喜延士大夫賓禮之甚有意蓋欲琢磨
磨三字 其子弟也有潼川子其言之來過下求就學之地如

能也而以恩持正持正欣然受命築堂於黔江之東曰魯基他
日與習之俱來請堂名余為名曰朋樂孔子曰有朋自遠方來
不亦樂乎夫獨學而無朋此窮鄉之士所以罕見寡聞終身守
其固陋不可適於通達之邦者也今持正樂得士習之樂得共
學既知之矣惟思慕古人愛惜日力相開以多聞相盡以改過
擴其間甚之知蔚蔚然為達人之觀然後不孤吾言矣紹聖五
年四月乙未涪翁記

萍鄉縣寶積禪寺記

寶積禪寺本周廣順中以民李氏施宅地梵林寺寺有僧如象顯
德中見光恠累日因改寶積寺星居六室以元符二年十二月
勅破律為禪以僧紹槩主之而槩於萍鄉無法緣居十月而里
人不施一錢於是棄而去三年十月余伯氏元明為令也擇請

延慶院山主宗禪來尸法席禪倦游諸方號稱得安樂法其居
延慶也變飲酒食肉處為菩提坊開草萊荆棘為金碧聚故元
明以為是必能興我寶積三招而後肯來至則破六律院為一
叢林謗者杜口檀者傾施六閱歲盡徹蜂房之屋鬱為鷲峯之
會建中靖國之元方丈三門世尊之廟崇成矣粵明年樂靜室
德味厨法堂皆畢工凡率有錢之家為五百萬而所以庇覆安
樂道衆冗徒之屋無不具使囂訟者口談般若鄙吝者心悅檀
施若禪者可謂有功於此縣而其道行之化或溢於鄰邦矣伯
氏來屬為禪記之故叙載如此崇寧二年十一月丁丑朝奉郎
管勾洪州玉隆觀雲騎尉賜緋魚袋黃庭堅魯直記并書泮鄉
令黃大臨元明立石

普覺禪寺轉輪藏記

法界門中無孤單法起則全起古人陳迹無懷滅性用則日新
惟去本之日遠不知法所從來遂令色像峭嶸心目流轉故說
法者濫於邪師聽法者窮乎不信耳普覺禪師楚金既作經藏
以書抵山谷道人曰我初住普覺破屋數十楹耳不知何人蠶
食吾垣地闕東北茅塞吾道蛇行東西賴外護之力皆復厥初
我四垣平直松竹行列道出正南會于四達之衢由上漏下濕
至於風雨寒暑而不知由食時乞飯至於日饑百人而不泐末
後以檀施之餘建蓮華轉輪經藏百工神奇輪奐一新化出幻
沒耀人心頽佛事莊嚴自謂愜當然或譏謗以謂大老翁當為
十方衲子興法之供養安用作此機械隨俗媿夸耶於山谷意
如何山谷曰妙德法界不容一塵普賢行門不剩一法吾聞轉
輪藏者權輿於雙林大士可謂淺深隨量巧被三根今使在俗

處塵不知文字性相者捨所積藏滅慳貪垢布淨信種隨此輪
轉示世間生起所因所作饒益被譏謗者亦知之矣若乃此離
垢輪圓機時示諸衲子轉者誰轉止者誰止負荷含藏承誰思
力一念正真權慧具矣若能如是觀者即絕衆生生死流即具
普賢一切行不如是觀雖八萬四千寶目徧入五千四十八卷
字字照了虎觀水磨竟是何物常坐不動道場即此以為佛事
善知諸子回心與未回心堪入生死與不堪入生死根器成熟
與未成熟法之供養更於何求普覺老欣然曰我今有六十衲
子坐夏而山谷道人為我轉此法輪省老翁無量葛藤幸為我
書之以告來者元祐九年四月丁巳豫章黃某記

幽芳亭記

蘭生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道人住山不以無人而不禪蘭雖
有香不遇清風不發棒雖有眼不是本色人不打且道蘭香從
甚處來若道香從蘭出無風時又却與萱草不殊若道香從風
生何故風吹萱草無香可發豈鼻根妄想無蘭無風又妄想不
成若是三和合生俗氣不除若是非蘭非風非鼻惟心所現亦
夢見祖師脚根有似恁麼如何得平穩安樂去涪翁不惜眉毛
為諸人點破蘭是山中香草移來方廣院中方廣老人作亭要
東行西去涪翁名曰幽芳與他着此光彩此事徹底道盡也諸
人還信得及否若也不得更待彌勒下生

張仲吉絳陰堂記

嘉陽張仲吉寓舍於夔道以酒壚為家產若朝夕汲汲於罌中
之羸惟不足及能種花養竹閑閑於林下之樂嘗有餘其子寬
夫又從子季故予數將諸生過其家近市而有山林趣花竹成

陰帝為鳴鐘常與人意相值或時把酒至夜漏下二十刻雲陰雷風與諸生衝雨踏泥而歸諸生從予未嘗有厭倦焉則仲吉父子好古喜賓客可知也今蒙恩放還去此有日矣故書游息之樂使工李燾刻之綠陰堂上使後之不及與予同時者得觀焉元符三年六月丙子涪翁記

律賦

位一天下之動賦

衆以一制位以時乘齊天下之所動非聖人而孰能撫臨大寶之崇體居其正宰制群生之變終莫之陵惟茲生齒之繁難以統臨之者既相感以情偽又弗同於趨舍必據要會以齊正雅是則制動居乎靜治衆由乎寡故崇高莫大衆五位於域中雖參差不齊播一陶於天下盛德之柄至其之權凜利勢以獨斷

收治功於大全其變俗也偃之如草其容民也蓋之若天一化遠近同心幅員任重器以至隆莫能傾者定羣情之多異固或紛然誠由或剛或柔有愚有智相奪以力相蒙以利使夫羣動之循聖必也大人之得位貴無倫而富無敵安以位中統有宗而會有元歸乎不二議夫衆星紛錯也拱杓辰而不亂羣陰變動也歸於陽而自卑况茲蠢動之紛若固賴聖神以一之是以居可致之位得大君之宜控飛龍以御天物皆利見明大觀之在上民必風移用能大一統於綿區齊萬殊於至術變則復貫繁而不失粲然道中和之域浩然趨仁義之實非得勢以來服雖嚴威而不率我所以宅萬乘尊安之地守之以仁合四方遠近之情定之于一或謂元元中宇蠢蠢方惟約之以刑或不至驅之以善或不為孰曰居位乃能宅斯殊不知曆在舜躬用作

同民之術罪遷周室誰為御衆之資非悅乎貴勢之獨尊所大乎凡民之一揔使亂者樂以歸治邪者化而自董故聖人履盛位而立萬國之中以齊其動

春秋元氣正天端賦

昔仲尼陳後王教化之本定舊史春秋之辭尊元氣以書也據天端而正之編歲書以成文必加統始次陽中之首月蓋謹明時當其號令絕於衰周筆削與於將聖遵余制以昭其法撥亂世以反其正舉元首事固將謹始以叙天書王次春又可承天而為政志在微密言存後先自混茫之氣始見開闢之功全必變一以書年裁成有法備首時之養物推本於天運行四序而繼繼無窮鈞播百嘉而生生罔既不正其端則其功或息不書其元則其本孰謂故辭總者大因一歲以稱名而歲始於春兆

三陽之微氣且夫將正上帝莫不本於始欲採其本莫不本於元故發明造化之首以顯著生成之恩所以唐策劉蕡以體元而上對漢稱董子亦正本以為言考天正則此為之元論主道則莫方之大哉一字以垂訓惟万世之永賴蓋陰陽為本故函三之氣為初而制作有因見生物之功皆泰言其体而不叙法其体而不完此有因所以大奉故後聖存而不刊書明天地之常從而繫事詩為政教之始可以求端大哉凡欲有為莫不取法元氣之始也故生三統以相用元善之長也故養万物而不之何以太陽發於春乎天者人君之檢押

策問

先王制法以待冠賊姦宄有不赦之刑而以養民為本茲用不犯于有日刑措者帝正之極功也歟漢興以來孝文斷獄四百

正觀之隆大辟才二十九考其法度未必皆合先王而後元之
間風俗醇厚興於廉恥吏安其官民樂其業正觀盛時米斗四
錢民物蕃息馬牛被野行旅因糧意必有以得民乃能見功如
此恭惟措本朝好生之德休養萬物景德咸平幾致刑錯而比
年以來漸獄殊死率歲不減始元元康之世何哉意者以為各
正法令煩多而不約又數更改聖上覽觀六經之治衰元元之
不逮爰詔儒臣典領刪次務以合古便今可謂至德而議者又
以為悉取而紛更之民未受賜也意刑措之本或不在茲諸生
其斟酌時議考合先王之法度今可行者悉著于篇

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
道名分六學者皆致治之成法也不可以偏廢春秋者孔子之
言見於行事者也其指雖微然而一而儒博學如孟子荀卿董生
揚雄皆推原制作之意不可謂無統也紛紜者特患諸家章句
耳國家悼微言之不講始詔學官置博士員令諸儒以家法試
有司天下靡然向風其義甚厚然董仲舒本公羊賈誼學左氏
劉向好穀梁皆以名世非苟然而已今三家並行未知適從或
謂當有廢率以定諸儒之論今欲考孟子以來論春秋合孔子
者以斷三家當否諸生以為何如漢諸儒每以春秋議典禮決
疑獄夫學古入官豈可以不加意哉

一吏仁賢則下有養慈幼之俗政平訟理則民有樂事勸功之
心故漢宣帝曰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蓋以為民者邦
之基吏者民之率太守者吏民之本也郵公如私視民如子布
宣詔令使百姓安其田里興于仁義誠非俗吏之所能也間者
朝廷虛席思見兩漢之循吏詔下省臺興能察廉於今其月未

聞列郡有字人之功其故何哉或以良吏久任然後民服從其教化而未有賜金增秩之法或以為中都官任太重刺史郡守任太輕是以雖吏有能輒以補外為左遷未嘗最其吏功次補公卿之缺諸君論此二道所施行後先宜何如凡可以致良吏之科悉著于篇此縣官所急欲聞也 右皆家傳

箋注

注老子道可道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傳曰神鬼神帝先天先地自古以固存所謂常也常道常名不可道不可名也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常有欲而生六空大空生天地天地以我為始故強名之

曰無名天地以我為造物者故又強名之曰有名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

觀道之常本無欲則妙矣以道之常隨世故常有欲也於

其有名觀之不見全體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於其同則謂之玄於其異則謂之不玄此俗學者所以觀

道有三有二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無為則玄矣無不為則又玄矣知本無游於萬物之際則

一一皆妙右家傳

杜詩箋

更須慎其儀

陶侃傳諸參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曠達邪

曾冰延樂方

傅毅舞賦云朱唇紆清揚抗音高歌為樂方

得兼梁父吟

諸葛武侯梁父吟步出齊東門

縱有健婦把鉏犁

古樂府健婦持門戶勝一大丈夫

新鬼煩冤舊鬼哭

夏父弗忌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

禾頭生耳黍穗黑

齊民要術秋甲子禾頭生耳

宮嘉謨明冰 春冰澹池度千門明冰時出御至尊

始出枝撐幽

慈恩塔下數級皆枝撐洞黑出上級乃明

業白出石壁

寶積經若純黑業得純黑報純白業得純白報

一箭正墜雙飛翼

箭一作笑盖用賈大夫射雉事

已令請急會通籍

晉令急假者五日一急一歲以六十日為限書記所稱急

取急請急皆謂假也車武子早急出詣子敬盡急而還是

也

幾日休練卒

新安吏時練卒收舊京

彭衙行

馮翊郿縣西北有彭衙城秦晉戰地

張公一生江海客

張相鎬

合昏尚知時

合昏木名朝舒夕斂

山鬼獨一脚

山魃出江州獨足鬼

射人先射馬

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無不能進

是身如浮雲

維摩經云是身如浮雲須臾變滅

向子識損益

向子平讀易至損益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也

徒旅慘不怛

一本云徒懷松柏慘

熊羆咆我東虎豹號我西

招隱云熊羆咆兮虎豹號

歲拾橡栗隨狙公

後漢李膺居新安關下拾橡栗以自資

我生託子以為命

嵩高記牛山多杏自中國喪亂百姓資此為命

黃精無苗山雪盛

精一作獨黃獨狀如芋子肉白皮黃苗蔓延生葉似蘿摩
梁漢人蒸食之江東謂之土芋

石笋行

華陽國志蜀王妃物故哀念之遣五千之武都擔土為妃
作冢蓋地數畝高九尺蓋石俗名為石笋

不唾青城地

古樂府去婦情更重千里不唾井

為君酤酒滿眼酤與奴白飯馬青芻

傅玄盤中詩羊肉千斤酒百斛令君馬肥麥與粟

眼中之人吾老矣

魏文帝詩回頭西向望眼中無故人陸雲詩感念桑梓城

粵婦眼中人

牽牛織女

齊諧記桂陽成武丁有仙道忽謂弟曰七月七日織女當

渡河吾向已被召弟曰何事織女渡河曰暫詣牽牛

牛馬毛寒縮如蝟

元封中雪大寒牛馬皆蹙縮如蝟

書貴瘦硬方通神

二碑漢隸極瘦硬

仙李盤根大

唐太宗探得李詩云盤根植瀛渚交幹倚天舒

風箏吹玉柱

柳惲七夕詩秋風吹玉柱

露井凍銀床

銀牀古樂府淮南王篇

五夜漏聲催曉箭

晝漏盡夜漏起省中黃門持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

夜出漢舊儀

封題鳥獸形

宋王徽伏苓贊中狀雞息其容龜蔡

初月

王原叔說此詩為肅宗作

舉家聞若駭

當作咳馬屬惟後猴喜怒飲食常作咳苦草反

錦官城少新竹林

成都道西城故錦官也故中曰錦

籠竹和煙露滴消

籠音宋夢籠竹蜀人名大竹云

野艇恰受兩三人

改作航殊無理此特異體不必盡律白公同韓侍郎游鄭

家池詩云野艇容三人正用此語

湍口紅如練

蒲僭友在彭州

蠶崖雪似銀

蠶崖在茂州帶雪山

更歷少城闔

少城今成都治所張儀所築

軍吏回官燭

巴祇為揚州刺史與客坐暗中不然官燭

盤渦鷺浴底心性

郭璞江賦盤渦谷轉

久游巴子國

左氏栢九年巴子請與鄧為好巴姬姓國在巴郡江州縣

南游北戶開

林邑日南諸國皆開北戶向日

相失萬重雲

梁簡文朱櫻詩花茂蝶爭飛枝濃鳥相失

閩雞

觀風樓南起閩雞殿

胡雛負恩

王衍見石勒曰胡雛有奇志恐為天下患

人間有賜金

漢書高后紀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

畫落香爐遠伏枕

尚書郎入直女侍史執香爐燒薰護衣服漢官儀

織文機絲虛月夜

池中有戈舸各四百艘四角各垂幡旄確葆又作二石東

西相對以象牽牛織女

賜被隔南宮

給青縑白綾被或錦被

草閣崇扉星散居

寒園星散居庾信

陶冶性靈存底物

顏之推論文章陶冶性靈從容諷諫亦樂事也

側生野岸及江蒲

生本是厓人字也誤轉為生

竹葉於人既無分

張華輕薄篇曰蒼梧竹葉清宜成九醞酒

家家養烏鬼

峽中養雅雜帶以銅錫環厭之神祠中人謂之烏鬼右得

廬陵羅必家藏真蹟

黃庭堅先生別集卷第五

黃庭堅書

書

上運使劉朝請書

代人求知書

與蘇子瞻書

答王周彥書

上運判朱朝奉書

表

代文潞公賀元會表

代賀生皇太子表

代謝賜曆日表

代韓康公大名謝表

別集卷五

代呂大忠河北運判謝上表
代叔父陝西都運謝上表

奏狀

辭免實錄檢討狀

辭免轉官狀

乞回授恩命狀

乞奏補姪狀

乞外任狀

張闕辭免史院編簡狀

弟二辭免狀

啓

和到任謝監司守倅啓

太

代韓康公回韓相公到任啓

代回謝文潞公啓

代韓子華回王平甫問候啓

代韓子華回高陽劉待制啓

代韓子華賀張璟脩造知雜啓

代人謝舉主啓

代李野夫出守宣城上本路監司啓

婚書

問李氏親書

答

僕姪定新婦書

石氏定物書

別集卷之五

定石氏書
送曹默守致語

黃氏別錄 第五
書

上運使劉朝請書

九月十六日宣德郎知吉州太和縣事黃某謹再拜獻書
運使朝請閣下竊以蘊知人之明者不必左右為之先容懷高
世之度者能越拘攣之議徒聞其語今見其人何則小人於朝
行卿士無平生之言於左右使令無一日之雅碌碌下邑蓋將
暮年其吏事乃庸人之所能其學問文章則迂闊而可笑又承
批政之後百度無綱負逋在民繲繫滿獄惟其公而寡於斷庶
而困於明勤而短於文學而蔽於事政多有偏而不舉訟多有
決而不情簿書會期常在諸邑之後勤苦教養僅為細民之安
蓋所謂學製錦則敗材代大匠而傷手者也恭惟閣下美實盛

名出入臺省朝廷記識所至未嘗久淹下車以來百城仰首與
滯補故發於流水之源舉廉摘姦如出耳目之所及有能有守
恃以立名臧汙聞風求解印紱鞭策之下願展足者蓋多而使
府近僚歲滿求代獨蒙采納擢取無能內視缺然命惴恐自非
閤下能越拘繫之末議不資左右之先容斷以公明何能及此
士為知己古人則既有言徒恐外任與人已閱詔書之新格遷
官就縣不聽他司之辟除誠得執鞭以當煩使千慮之一或助
萬分官守遠於門庭竿牘未通几格願承教約曷勝惓惓謹奉
書達小人之情糟粕不足以寫至意秋暑不審尊候何如伏祈
為國自重不宣

代人求知書

詩云終然無鳥止于立階道之云遠曷云能來飲之食之教之

謂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其意以為微賤之於高明之勢情意
闊疎禮貌相絕無因而至前高位而有仁心以長前人材為已
任加誠意而求之則行比一鄉智効一官者皆得以為依歸云
耳夫必待全德君子然後用之則雖三代之隆聖賢相遭不能
無才難之嘆故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蓋滿被而用之則澗瀆
行潦之蘋蘩可薦於豆籩如加以斤斧飾以青黃則枯木朽株
盡為犧象之器以某無術得以職事奔走備使令恭惟閣下高
明師表一道敦厚忠信仁舉而義措左公而右明足以與能者
有功治威嚴能足以使不肖者畏罪如某之愚陋宜見其底裏
豈敢飾愚暗以欺左右哉竊不揆度以為潔已而不污敢不比
於蘋蘩其材能雖薄猶得在枯木朽株之列然待罪節下今將
再書歲課去此幸登吏部之格當路諸公過於采聽而保任之

於此有垂成之勢誠願閣下賜俎豆之餘地不責潢汙之所從來不愛斧斤而斲之期於成器捐一臂之力使小人有黃鍾大呂之重竊伏而思之在尊位而有仁心能育人材捨門下而誰哉干冒威嚴不寒而栗右皆家傳

與蘇子瞻書

某再拜啓春寒伏惟知府祠部學士尊體動止萬福頃自衛州試奉入歸於鄭掾處得賜教不以汙下難於獎掖接引開納勤勤懇懇俯偃而忘其臂之勞強駑馬於千里不敢自絕勉奉鞭勒至於不勝任而後已耳和詩詞氣高妙無以為諭往聞執事豈弟之聲今食其實獨恨未得親近之幸耳去九月到家老兒病脚氣初甚驚人會得善醫診視今十去九矣又苦寒嗽未能良愈坐此不通書閣下仰惟大雅函容有以裁其菲黃壤之

名不虛生淺短豈敢下筆願見記刻淹熟規摹當勉為公賦之子由尚在閑處識者所恨伯氏往得接歡極嘆其沈冥如游刃於世故以為古人不過如此想數得安問外舅謝師厚外砥厲而中坦夷士大夫間少見暮年無所用心更屬全功於詩益高古可愛數有酬和冗未辦錄上冬春愆雪麥根無澤伏惟長民者未能忘憂數舍阻於參侍不勝馳情伏祈動靜調護利物坐進此道謹奉狀不宣右真蹟藏于晉陵尤氏

答王周彥書

七月戊辰某敬報周彥賢良足下成都呂元鈞某之故人也解梓州而遇諸塗能道榮川土地風氣之常嘗問之曰亦有人焉元鈞曰里人王周彥者讀書好學而有高行以其母屬當得蔭補入仕始以推其弟今以推其甥及姪斯其人也時僕方再往

京師見其摩肩而入接踵而出冠蓋後先車馬爭馳求秋毫之利較蝸角之名大之相嫌嫉小之忘廉耻甚於羣蟻之競腥茲窮荒絕塞其地與蠻夷唇齒其俗以奔薄相尚尊爵祿而貴衣冠乃有周彥者其古人之流乎豈不卓然獨立於一世哉既竊嘆其人又喜欲與之游也及某以罪戾抵戎蠻久之觀滌之士樂善而喜聞道中州弗及也無乃周彥居西河而格其心而變其俗以致然邪凡儒衣冠懷刺袖文濟濟而及吾門者無不接每探刺受文則意在目前其周彥者亦我過也經旬浹而寂然一日惠然而來乃以先生長者遇我而自謂何以得此於周彥者豈以葭莩之好齒髮長而行尊者邪既辱其來乃枉以書執進之敬出其文詞且有索於我矣周彥迫之不已安得不啓不發而有以報也夫周彥之行猶古人也及其文則摹今之人也何哉見其一而未見其二也惟推其所慕而致於文而已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孟子曰伯夷伊尹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孔子曰吾不復夢見周公孔子之學周公孟子之學孔子自堯舜而來至於三代賢傑之人材聚雲翔豈特周公而已至於孔孟之學不及於周公者蓋登太山而小天下觀於海者難於水也企而慕者高而遠雖其不逮猶足以超世拔俗矣况其集大成而為醇乎醇者邪周彥之為文欲溫柔敦厚孰先於詩乎疏通知遠孰先於書乎廣博易良孰先於樂乎潔淨精微孰先於易乎恭儉莊敬孰先於禮乎屬辭比事孰先於春秋乎讀其書誦其文味其辭涵容乎淵源精華則將沛然決江河而注之海疇能禦之周彥之病其在學古之行而事今之文也若歐陽文忠公之炳乎前蘇子瞻之煥乎後

亦豈易及哉然二子者始未嘗不師於古而後至於於是也夫舉
千鈞者輕乎百鈞之勢周彥之行扛千鈞矣而志於文則力不
及於百鈞是自畫也未之思爾周其稽孔孟之學而學其文
則文質彬彬誠乎自得於天者矣異日將以我為知言也紙窮
不能盡所欲言惟高明裁幸蒙遺足物芻木珠子黃皆此無有
拜嘉慙忤湯餅之具尤奇羈旅良濟益佩憂愛災患尤所不忘
耳元師能令携琴一來為望莊叔之子亦可敦以詩書否惠訊
至寄聲不宣某再拜

上運判朱朝奉書

某再拜啓某歎陪細人不知天下大體結髮讀書願以所聞與
一世共之而碌碌行年四十止於是而已矣不深察者至以為
強項而鈞愛民之名談虛而有費務之實而閣下超越拘攣之
議獨見之於事物之表豈與流俗人所謂知己者同日語哉恭
惟閣下忠信愷悌自得以明已恂達重厚推餘以賜人官吏進
見觀表知裏推任所長使皆有用慈哀所短不以深誅小人以
此待罪節下再書吏考尚爾保全惟流俗人之相知市井同利
意氣相傾許以死黨恭惟門下何得於此至於古之知道德之
歸者所以報知已雖固陋敢不勉焉右皆已載蜀本

表

代文潞公賀元會表

治曆明時體元居正分陰陽於大族之律會日月於析木之津
萬國皆春六服承德臣中謝恭惟皇帝陛下緝熙皇極建用
人正合天地於上元垂衣裳於南面首出庶物茂稱神明之容
昭臨百官光昭禮樂之會臣某欽承頒朔叨預履端方守輪於

留都阻稱觴於禁殿明明在上遐傾就日之瞻永永降年仰極後天之祝

代賀生 皇子表

景命降休皇支毓秀福慶傳於中禁懽聲溢於普天臣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光宅海隅丕承祖武德親九族孝達三神后土顧懷皇天眷佑茂本支於百世引壽考於萬年臣遠去清班欽承吉語賡歌爪戩蚤知周室之隆參祝禘祠阻奉漢庭之詔臣限司宮鑰不獲抃舞丹墀

代謝賜曆日表

治曆成書步三辰於天載班正有土大一統於王朝詔音丁寧圖象昭晰臣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至神不世盛德無名調玉燭以遂群生運璿璣而成萬化迺明告朔咸俾在公臣敢不奉之黃堂興于嗣歲赴吏功於刻漏戒農事之鑠基不辭恭欽以承時憲

代韓康公大名謝表

遽傳綸命下沛龍光錫之中殿之清資寄以北門之重鎮便蕃寵數踴躍衰悰即以今月某日到任禮上訖憑賴國靈緝安藩服布宣聖化休息兵民事溢願初驚先寵至臣中謝伏念臣蚤緣儒術亟踐本朝論思稍邇於天光丞弼遂參於人乏昨蒙器使外付戎服智不逮謀功難除過循名責實公議甚明置散投閑私分如此事出已試衆安可誣 陛下貸以惟新仁深念舊南陽在漢之故里許田先人之弊廬寔為作翰之邦連荷長民之寄尚憂曠敗終累保全豈圖誤采朝食再流睿渥徃典帝宮之門鑰獲瞻魏國之觚稜許還近班不以故事承三接之清燕

稱萬年之壽觴恩榮不替於再三補報未聞於萬一唯知感涕
莫措醜顏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至德并容大明委照眷圖勞
效蔽匿瑕疵謂臣精神未至眊昏筋力尚能勉強故加鞭弭付
以封疆誓將罄竭愚衷周旋廟筭身雖在外未如江梅之遙知
無不為尚異消塵之益可酬覆博敢愛糜捐右皆家傳

代呂大忠河北運判謝上表

刺舉一道其心欲愛而公轉輸百城其材欲周而敏堪寄此任
實難其人祇荷詔條誤承使乏臣中謝惟臣淺陋見事濶踈在
公有夙夜之心於朝無先後之友獨持孤仰累聰明坐尚書之
曹未有以自効掾將軍之府幾類於取容籍在蒐除更蒙識拔
獲對天顏於咫尺親承聖訓之丁寧寄重丘山常恐顛隳于下
恩深雨露未知報稱謂何惟是跨河東西綿歲水旱民轉移而
失職吏偷脫而行私期會簿書或文具而實不至歛賒調發或
任重而誅不勝有如民未便安皆臣職當條按然出門有萬里
之勢采艾懷三歲之憂人以爲不可盡言臣何敢以是報國此
蓋伏遇 皇帝陛下剛健中正欽明文思一日萬機六通四闕
論法於繩墨之外得人於眉睫之間畀付百官中外無間臣敢
不職思其位上分霄旰之憂寸有所長全效拙勤之報右真蹟
藏於晉陵尤氏

代叔父陝西都運謝上表

奉將使符出幹闕陝進參祕殿之籍增被蕪金之章併叨寵靈
惟懼隕越中謝伏念臣非有閎闕起於江湖言無宮庭行闕防
表雖荐蒙於器使曾未展於寸功熙寧元豐出入臺省悞於進
取氣不敷昂衣繡衣貶直指之威冠豸冠之觸邪之用二聖臨

御九德在官尚容最爾之材來與康哉之會補宰司之祿計謀
莫助於和羹記左史之言文字不足以華國果速官謗上煩聖
聰會當右顧之憂往計西師之餉雖勤夙夜如負丘山此蓋伏
遇 皇帝陛下淵默雷聲文昭武烈親親而百蠻執贄老老而
萬物歸心未能去兵顧憐在邊之守使之足食簡在勸農之司
太皇太后陛下欽明文思睿智神武大公至正以御九鼎昭德
塞遠以臨百官守在四夷師干不試轉輸萬里民隱是勤致茲
斗筲亦預鞭策敢不精求邊瑣底韋御邦財庶幾柔遠之功少
助在廷之筭

奏狀

辭免實錄檢討狀

竊以先帝一朝大典討論之職必付其人如臣淺陋非所堪任

辭免轉官狀

伏以先帝一朝大典訖茲有成宰司典頌之功近臣論譟之力
巨以曲學濫與討論以老母卧疾連年告歸之日過半常惠竊
祿不免罪誅適及奏書例霑爵賞因人成事義所未安伏望
聖慈追寢誤恩所有告命未敢祇受

乞回授恩命狀

昨以討論無功不敢祇受恩命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
免者寵光下被不敢終辭竊有微誠冒干國典伏念臣母壽光
縣太君李氏今年七十二垂老抱疾幸見孝治之朝霑及祿養
而臣誤蒙簡任使收筆墨之勤實出非常之會不勝人子私情
願以特授朝奉郎回授老母一郡封竊以在庭之臣榮祿及親
者蓋寡成書之賞後來用例者難攀伏望聖慈特賜開許

乞奏補姪樸狀

脩實錄院檢討官朝散郎秘書省著作佐郎充集賢校理黃某
奏臣見任職名今遇明堂大禮該得奏補子孫一名臣早年未
有子息有兄之子樸自襁褓過臣房下抱携教養於今年二十
二學問稍已知方後來臣有子相生纔六歲以臣於樸私恩實
均父子重以老母年今七十鍾愛在樸不勝白髮抱孫之情扶
杖假息頤及見樸之階仕籍也欲望聖慈許以合得恩例先與
臣兄之子樸使臣待罪官次幸而免於曠敗將來兩遇大禮合
奏期親日即以奏臣子某於恩例詔條別無徵幸伏望聖慈特
賜開允奉聖旨特依奏

乞外任狀

伏念臣日者蒙恩待罪著作討論史事預聞聖朝大典實以為
榮而臣才不逮人讀書有數見聞淺陋無助闕遺龜勉素餐已
歷歲月重以老母年垂七十寢飯須人朝請坐曹義當以夜退
則有虧子職進則無補公家敢申犬馬之情仰瀆乾坤之造伏
望聖慈除臣一江淮合入差遣問民疾苦得自効於吏功將毋
旨甘或少裨於孝治

服闋辭免史院編脩狀

去國三年百憂所萃志氣凋零鬚髮半白勉從典禮既見素冠
文離羸病不任趨赴闕庭舊學遺忘難以討論史事陳力就列
豈容冒昧墳土未乾曷勝烏烏之情仰瞻上天敢陳螻蟻之願
伏望聖慈除臣管勾宮觀一次許任便居住一則藝植松楸少
報母慈又得熙養歲年稍堪王事草芥在野猶望哀憐

第二辭免狀

竊以論茲大典託名聖朝承學之臣皆所願得如臣朴學濫與
選掄雖殫智能未報恩遇昨以憂患失學深懼瘵官願假歲年
就閑養疾猶貪廩祿仰望哀憐天聽崇高未賜愈允卧家違命
罪不容誅伏念臣實以哀毀之餘生意幾盡先患目疾幾至喪
明憂患以來全廢文字又得脚氣不便鞍馬往來田里須杖自
扶未堪趨赴闕庭靖共吏職伏望聖慈察臣愚懇非敢固自稽
遲以干典憲特除臣旬當宮觀一任或泐流一合入差遣

啓

太和到任謝監司守倅啓

伏以百里之政古人所難千載之間作者無幾誠令有道於此
不獨使民宜之至於虎為渡河蝗亦去境雖然病在盲者良醫
未易起人掣肘者善書不能工庭堅何人繆當叢邑貫木索者
方填牢戶爭錐刀者狠造訟庭急之則追胥匿以避程繼之
吏史彈於惟貨放紛熟黷所未聞自非假之以歲時幾於無所
措手足恭惟某官惟幾以成物之務惟深以盡物之情草木
有威名風雨不愆期度河潤九里獲承君子之澤官之
得愚者之慮猶希善貸以沆有成

代韓康公回韓魏公北京到任啓

度奉制函典司官鑰責任甚重經營是憂大河善治之亦未忘
餘潤安陽仁者之里得倚長城馳竿牘之未遑拜賜將之先至
柔緘入手藏妙以為榮善頌滿前如謙光之獲對去
健篤實宣慈惠和照萬里之寶臣藩四維之良翰雖黃堂之卧
理實錦衣之畫行大旆高牙已不容於瞻仰流風善政蓋多在
於咨謀願奉周旋終迹瘳曠仲月煩益百嘉長羸伏祈相卜高

明護持無寢

代回謝文路公啓

誤蒙帝澤出守宮符遠借台光鎮守藩服坏陶有素咸愧無顏
某蚤以儒生繆膺朝寄計勲勞之譎薄荷寵數之頻煩在國北
門提封全魏眷兩河之古地据百郡之上游時無扞禦之憂民
望豫游之幸故容坐肅亦免尸官此蓋伏遇某官宿枋中樞預
調元化嘗於戶牖之坐密加黼黻之儀矧是陪京實惟舊治流
風善政猶在謳謠老史者儒每懷容度方盡循於規矧如親奉
於誨言荷戴之誠敷宣曷罄蘊隆季月服豫黃堂伏祈調御四
時綏成百順

代韓子華回韓魏公啓

秘殿清班陪京重地併叨寵數實厚覲顏雖誤恩之莫回幸
間氣社稷元臣服朝師表百吏禮輒綏滕書豈謂台首誌
故鄉即聞大旆之西莫展下風之謁長城千里猶獲寶鄰之
泰階六符行即陶鈞之賜

代韓子華回王平甫問候啓

典樂於茲粗安晚節思賢之嘆有甚朝飢何圖謙撝遽枉榮翰
實欽松柏之操不愛金玉之音某官天才高明國器遠大運精
神於繫象之表載事實於聲名之前久紆讎校之勤宜在論思
之職且應殊拜諒不旋時殘暑未清自公多愛

代韓子華回高陽劉待制啓

恭審進陞延閣徃鎮侯藩伏惟歡慶某官材名顯融事業遠
去羈色論思之列有攬轡澄清之功細札十行即奉旋歸之詔

長城千里尚寬北顧之憂過辱為謙遠貽榮翰但深銘感莫既叙陳

代韓子華回定州薛密學啓

伏審進直中書鎮臨藩服某官強毅中立沉深內明目無全牛丹有餘地畜賢人可大之業道未上有為之時心計冥冥九貢制縣官之用威聲濯濯一身折方面之衝行茂對於疇庸豈久勞於卧理過承謙損先惠慈題也極感銘昌勝占叙

代韓子華賀張璠修撰知雜啓

伏審拜命紫庭提綱烏府登正士於風憲壯本朝之羽儀百僚肅清四海瞻望恭惟某官忠義特達器資高明材能簡於帝心論議出於朝右未更歲月歷試事功補過責難入司邦直宣威美俗出作吏師屬虛耳目之官歸自股肱之郡仍刊書於史

正事坐於南床言路生風即開弄印之拜且功懋載更故之求惟是冥頑蚤依庇賴欽承嘉報增忭愚衷

代人謝舉三啓

從事軍幕雖復小人之勞策名薦書敢幸諸公之顧猥當蒞核無措醜顏雖執事出於至公而大府號為多士如某資下與人分疎在官有夙夜之心於朝無先後之友仕不能稼錢動讀書忘羊之嗟祿既及親猶獲得隴望苗之意竊聞士論之已久得出門下之尤難蓋常格以嚴能未始出於請託豈伊孤拙誤借吹噓茲蓋伏遇某官身為樞衡錙銖不昧心有涇渭清濁洞明每於鞭策之間盡知駑駘之力排置衆俊居然一羽之輕遇蒙片言忽有九鼎之重心非木石思若立山永言矢心不累知己方皆家傳

代李野夫出守宣城上本路監司啓

入補天臺僅書文墨之課出膺符竹猥分民社之憂素處不鮮
曠官是懼恭惟某官將明使指勸相吏功聞疊嶂之城苦無公
事託二天之庇幸有餘光趨板匪遙望風懷悚 石已載蜀本

婚書

問李氏親書

惟我立嫂乃公仲兄婚姻宦遊料及四紀甥姪詩禮僅同一家
請尋緼好之盟再篤宜人之慶伏承賢第幾小娘子幽閑順於
保母才德似其諸姑聞之族姻迄今并歲小子某粗識嗜學亦
既勝衣惟是頻繁之共莫助盛細之手率時吉卜用告行媒甘
瓠累椽木之枝雖慙亦弱肥永潤淇園之竹僅憑及餘波敢以幣
將冀承回命

答

人物之美繼擅無雙文章之名多在第一矧季子之早譽在
都之貴將友求顛顛之宗相顛顛之事女子雖閑姆傳既勝
并僅能成人誠懼非偶告之吉卜申以懿親不獲終辭敢拜重
禮

樸姪定新婦書

接屋連家非徒一日之雅同安共恤盖有平生之言輒緣恩
敢議婚對長子樸當承宗事未有婦家伏承賢小娘子淑質
成令儀素教衰宗之陋良不自知嘉偶之求願承重諾

石氏定婚書

葛藟之纍膠木亦得升高泉水之入淇門莫象餘潤比因僚友
僭及婚姻既承諾之話言許以嗣為兄弟敢差設且少助衣襦

酌彼行潦誠可薦為王公藉之用茅物或宜於曲禮

定石氏書

三星在戶婚姻貴於及時九月肅霜裘褐宜於早戒小子齒雖
未冠學且聞詩惟是歲時之嘉莫助蘋蘩之薦謀諸僚友言在
高門家傳萬石之風人稟三莪之秀伏承賢第七五小娘子功
容德稱保傳教從義方且於有行竊自忘於非偶既因將命辱
賜重言敢以吉蠲脩具禮物右皆家傳

送曹黔守致語

賞心樂事是難逢易失之時臨水登山有送遠將歸之恨式陳
錫且侑以管絃恭惟知府供備詩禮家風韜鈴將畧去天尺五
且瞻列戟之榮賦茅朝三未極清班之貴奉賜得犬戎之要領
秋傾虎士之腹心三代治兵不犯道家之忌一麾出守遂兼

循吏之名投壺雅歌以安黔內郡縣輕裘緩帶以宴幕府賓僚
既報政成方榮歸覲通直闔郡文武念甘棠之勿翦惜驪駒之
在門旨酒嘉穀永清權於今日銜金戛玉深然曲於陽關某等

云云口號在豫章右已載蜀本
外集第七

